

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 昆大班的张铭荣和昆四班的谭笑



■ 昆二班的张静娴和昆三班的吴双

记者手记

写下一个「传」字

昨夜,掌声和叫好声一次次把剧场的屋顶“掀翻”。每一位老艺术家都化身讲述者,说起传字辈老师对自己的恩情,也带着徒弟徒孙在台上一同亮相。

舞台最上方,一个大大的“传”字,不仅是纪念传字辈,也是在勉励后来人,昆曲,就在这一方舞台愈发枝繁叶茂。

20年前的5月18日,还是青年演员的谷好好恰好在天蟾逸夫舞台举办个人专场。开场前,主持人兴奋地宣布:中国昆曲入选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了!

在此后的20年间,昆曲经历了不寻常的岁月,新一代演员成长了,观众渐渐回归了,喜爱昆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古老的昆曲在世界各地都有了知音。时至今日,大家回想起那场演出,仍然心潮澎湃。舞台上,北京、江苏、浙江、湖南……全国八大昆曲院团都相聚在上海,共同唱出昆曲人的心声。

京剧名角史依弘也赶来祝贺,当初就读于戏校京昆班的她,没有少受昆曲的熏陶,昆曲艺术家的教导亦对她来说是难以忘怀的记忆。百年沧桑,焕然一新,各昆团都在这个5月排出最强阵容,演出好戏。这场名家名角主题晚会,更是将美妙热烈的气氛推向高潮。

回想百年前,姑苏城北桃花坞简陋的学堂,一群孩童唱起了绵延数百年的旋律,描摹出生旦净丑百般模样。他们的名字中,有对昆曲最美的寄望,一笔一划,写下一个“传”字,这个字也成了贯穿演出始终的主题。

昨夜,一位又一位老艺术家报出年龄,我今年81岁了、我今年82岁了……著名演员梁波罗、濮存昕也来到现场,他们都与昆曲有不解之缘。台上台下,更可以见到从孩童到青壮年的面孔,他们并非专业演员,从各行各业而来,共襄盛举。

当下有上昆引以为傲的五班三代,未来会有更多的昆六班、昆七班,共同扛起传承大旗。昆曲,自有后来人;弘扬、传播中华文化,自有后来人。

赵玥



■ 蔡正仁



■ 张洵澎

百年看她满庭芬芳

昨晚,昆曲人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霓裳舞动天上人间,古老昆曲满庭芬芳。在传字辈老艺术家的唱片声中,上海昆剧团昨晚以一台名家名角主题晚会为“霓裳雅韵·兰庭芳菲”系列庆祝活动收官。今年恰逢昆剧传习所成立一百周年,5月18日又是昆曲成功“申遗”20周年的纪念日,站在百年的路口,一代代昆曲人回望起梦开始的地方……

百年追梦

100年前的1921年,距离上海不远的苏州,有一群人同一个理想走到了一起,他们是古老的昆曲留一点薪火。这一年8月,昆剧传习所正式成立,一段绵延百年的传说由此开始。

如果问对昆剧最初的记忆是什么,张洵澎回想起来,应该是一颗益民太妃糖的甜味。1954年,13岁的她进入上海戏曲学校昆剧班,幸运地得到了传字辈老师的真传。老师们不仅在艺术上倾囊相授,在生活上也对他们同样百般呵护。有时候,女孩子撒娇,不肯好好练功,要老师买糖吃,朱传茗就真的冒着大雨,从南京路上买来太妃糖偷偷带到教室。

“也许有人觉得老师太娇惯我们了,可我懂得,朱老师为什么如此溺爱我们。老师们总是说,自己蹉跎了太多岁月,昆曲经历了太多苦难。他们一定要把最好

最美的昆曲都传给我们。”直到今天,每次张洵澎唱起昆曲,心中就会泛起那颗太妃糖带来的甜味,耳边响起老师的谆谆教导——要把美好的昆曲,一代代传下去。

毫厘圆梦

昆曲是古老的,因为它有600多年的历史,昆曲也是年轻的,因为它从未停下与时代同行的脚步。这不仅体现在一部部看家戏先后被搬上了大银幕,还体现在昆曲人永远年轻的心态。当年的“昆大班”,如今的“大熊猫”,虽然都已年近耄耋,但只要笛声响起,每一位都瞬间回到双十年华。

一段《西厢记·佳期》里的“十二红”,由梁谷音和小外孙女一同表演。说起这“十二红”,梁谷音从少女时代就开始学唱,如今,她的外孙女也渐渐长大,看着她唱起“十二红”的样子,梁谷音仿佛回到了很多年前,“这段永远也唱不厌,唱不够的旋律啊,就好像一个少女时代的梦。”

上周,昆曲电影《邯郸记》杀青了。今年79岁的计镇华想不到这个年纪自己还有机会在银幕上担任主角,“那一刻我的感觉如同剧中的卢生一样,好像在做梦。但是,卢生的梦,是一个虚幻的梦,而我,却是实实在在的梦想成真。”

青春有梦

晚会上,“Follow Me 昆曲跟我学”的学员章迪思说起了自己与昆曲的相遇。2015年初秋的一天,她走进绍兴路9号的

小院,开始了与昆曲的“亲密接触”,“从《牡丹亭》到《长生殿》,六年来,我越来越懂得昆曲的美,也欣喜地看到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昆虫”的队伍中,有都市白领、有高校学生;有毫厘老人,也有牙牙学语的孩童,还有对于中国文化充满好奇的外国友人。就在15日晚,全国首部学生版《长生殿》经历了海选后近一年的打造,在同济大学正式首演。来自海内外13所高校的28位学生第一次挑战这部经典昆曲大戏。连蔡正仁也没想到,当代大学生有这么好的演出水平。

昨晚,学生版《长生殿》中“定情”一折再度亮相。一次次地学习、一场场地排练,同学们深深感受到昆曲演员的不易,一招一式都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勤学苦练铸就的。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一个剧种唱出一片新天地,广大昆曲爱好者一同将这600年文脉,谱写成辉煌的传奇篇章。

本报记者 赵玥

循着“笛声何处”回到来处

昆曲演唱会 全场大合唱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情绵绵无绝期。”昨晚,美琪大戏院在一双双挥舞的手和红黄紫各色荧光棒中沸腾,“笛声何处”昆曲非遗20周年演唱会最后全场的大合唱,令张军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昆曲演唱会上实现大合唱,是我多年的心愿,今天终于实现了!”

今年,张军为他的“水磨新调”起了一个新名字——“笛声何处”。“笛子是昆曲音乐的灵魂,我们在笛声中追寻我们究竟来自何

处?我们的梦想因而而起……”新昆曲音乐品牌“水磨新调”从录音棚到校园、从万人演唱会到回归大剧院,到今年已整整10年,自它诞生始,它就像一颗蒲公英一样乘着不同的季候风,把昆曲的种子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浦东民办惠立学校“学生戏曲艺术团”的登台引得台下掌声一片。张军在几个月前的分享会中与孩子们结缘,昨晚他们走上舞台演绎昆曲开蒙曲《长刀大弓》。孩子是希望、是未来,看着一张张稚嫩却认真的面庞,

这不正是我们的来处吗?

就在百年“传”奇系列演出前两个月,张军回到母校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担任校长,白天在学校打卡下班后马上又全身心投入到系列演出的创意和制作中,每天只能休息四五个小时,但张军却说:“我反倒觉得自己最近状态特别好,因为我知道自己正在为昆曲做着更多的事,过去的努力、当下的坚持,不都是希望昆曲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吗?”

本报记者 朱渊

